清儒學案

世章

口 12
3276
93

8270
93

門 口 12
號 3276
卷 93

清儒學案卷一百九十五　天津徐世昌

漢宋之學例重師承全書於諸家授受源流已詳加紀述矣其有潛修自得或師傳莫考或紹述無人各省中似此者尚復不少今特別爲一類分省彙編凡著作宏富者擷取菁華否則撮敘大略兼搜博采冀不沒其劬學之深心焉

馮述諸儒學案

諸儒學案一

劉先生芳喆

劉芳喆字宣人宛平人世居涿州順治辛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官國子監司業困事鐫級假歸築草亭於石橋村喜獎進善類士論歸之康熙四十二年值聖祖南巡過涿州迎謁道

左蒙召對命復原官五十五年卒入祀鄉賢祠先生爲學一主於庸所求皆子臣弟友之事必極其當著有庸語曰事惟庸者可作物惟庸者適用言惟庸者易行也存天理遵王法體人情遵王法忠也體人情恕也存天理忠恕之本一以貫之者也太極先儒言之備矣吾人不必更增一語但能於日用之間處己接物之際一言一行務合於道理之當然而不失其中卽是太極曾子之學喫緊處在孝以事親曾子之孝喫緊處在敬以守身不遺父母惡名孝之至也必愼其獨敬之至也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愼勤今無不知之者余請更益以一言曰誠清而不誠保無飾於外而淆於中乎愼而不誠保無詳於小而畧於大乎勤而不誠保無工於私而拙於公乎誠則清爲眞清愼爲眞愼勤爲眞勤念之在國不爲家營事之在民不圖己逸普天大地實受其福矣不問是之貧與不貧但問官之富與不富不問小吏之貪與不貪但問大吏之清與不清尊卑內外界限截然全靠一箇禮字辭受取與銖兩不差全憑一箇義字又著有拙翁集其家書三十首言生事死葬皆從至性中流出生平所稱許者新繁費燕峯密休盜蔡瞻岷廷治黃岡曹厚庵本榮三人而已參學案小識畿輔通志

王先生植

王植字槐三號懿思深澤人少究心濂洛關閩之學爲諸生時受知於督學江陰楊文定公益博觀經史審擇先儒之說康熙辛丑成進士雍正初授廣東和平知縣歷平遠海豐擢羅定知州長於折獄所至多惠政持大體舉卓異又歷署欽州新會香山大吏特疏薦之奉旨引見會連丁父母憂服闋發往山東署

滋陽授霑化調鄒城先後凡任三州九縣廉直守正如一日乾
隆十四年以疾乞休年已六十八矣退居林下撰述不輟平生
爲學體用兼備剖析朱陸異同以宋六子爲宗著有四書參註
四卷濂關三書三卷正蒙初義十七卷道學淵源錄一卷讀史
綱要一卷又精孳音韻著韻學五卷韻學臆說一卷又輯古事
分四十門曰求仁主敬稽古訂訛論世經國審權正學崇識啟
悟修辭審變致果弘謨救亂量入篤棐飭治貞守明義砥廉用
諫愼獄敦厚裕量治家篤親愼交肅神應天辨妄任官足民恤
荒因地詰戎制勝擇術樹型成教每門復各分子目凡一百四
十有九名曰權衡一書共四十一卷蓋統修齊治平之要盡事
理之變爲致用之術也晚年著皇極經世書解十四卷自謂於
邵子之說能觀其通其詩文有崇德堂集八卷偶存草一卷又
有嘗試語自述閱歷所得生平治迹具見是書纂輯深澤縣志
定州志其所歷官和平羅定新會霑化鄒城諸志皆修之子炯
貢生官邯鄲教諭能承其學參文集及諸書序

四書參註自序

聖賢之書聖賢精意所積也自漢以還經師遞相授受爲註爲
疏用力誠亦勞矣然於時性學未明所以闡明義理者往往獵
其膚末失其精微或彷彿影響之間言之不肖其情逮有宋大
儒輩出乃一舉而擴清之朱子遂有章句集註之作予謂不閱
註疏之說正不知朱註之精譬之畫工然魏何晏註論語而宋
邢昺疏之漢趙岐註孟子而宋孫奭疏之也如畫家寫眞雖形
貌衣冠已具而眉目手足尚蒙然而不清遑問其神與氣乎然
遙而望之猶是形也漢鄭康成之註大學中庸而唐孔穎達爲

之疏也則如繪樹寫山節節段段而爲之而本末不相聯條理不相續甚者一樹成而幾不知爲何木一峯就而幾不知爲何景求一形似猶難之惟紫陽成書而後其人乃如笑如語并其精神情性現於楮端非但頰上三毫而已其樹與山之向背陰陽并其色香烟嵐如可遊覽非但濃枝疏影危嶂奇峯而已所以傳聖賢之心發道德之蘊而孔曾思孟之神至今如在乃晚近多有新說欲張幟於程朱之外然實有悟入發前人所未發者百不得一其餘率漢唐人已具之舊解宋儒吐棄之唾餘耳予惡夫道聽塗說輒拾殘瀋以相炫鬻又慮夫後生佔畢蚌蝕故紙堆中不能一有心得且罔識近說所由來也閒取什百之一二參諸古註以明朱註之理而後儒精到之言可與朱註相參者亦偶附焉至性道仁義之理乃聖學之命脈洛閩所以遠紹鄒魯纘不傳之緒者實尋原於此此又畫家形外寫心之祕妙也然而源合流分異條同貫世儒隨文求通詆免歧塗亡羊之誚故僭爲會其旨趣詁之來者如彼一葦以俟問津

濂閩三書自序

濂溪太極圖說一篇通書四十章橫渠西銘一篇皆朱子手所註釋表章於世者也蓋朱子於此二書既爲之註復詳爲之說闡發不遺餘力尊之與語孟五經等而性理大全所掇輯凡後儒採微抉幽以暢其意旨之未盡者亦幾釐然備矣後學或且病之曰擇焉弗精語焉弗詳也夫謂其弗精則紫陽微言具在於是謂其弗詳則一言而千百其辭尙何以加焉乃猶不足厭賢哲之心而驟而讀之亦有難得其端緒之所在者言未循其序而理未衷於一也夫言多而擇之無術雖微詞渺義尙汩沒

于繁雜紛賾之中矧新安未定之言諸賢未醇之論如涇渭同流而丹黝雜陳能無惘惘哉予嘗從事於此思爲訂正乃爲二法例之一曰以傳從經說之發明大文者卽以大文爲序次使條分縷析皆按次而列一曰以疏通註意之發明註義者卽以註義爲標準使經直緯橫皆從一而定若作室然彼始其事者堂構垣墉棟梁榱桷楹礎階砌既無一不具然取多用宏或未暇細爲經理吾欲去其龐雜奠其杌隉無俟另闢門庭而改作之第于位置未善者爲之調方向通戶牖界牆垣觀者自覺爽然一新予於是書志此物也若夫悟太極無極之妙念乾父坤母之原體仁義中正之實求踐形惟肖之旨心研力追有非言詮所可概者予有志焉而未之逮也將伯之呼所望於二三同志何如哉

正蒙初義自序

予家世讀書未嘗就外傅幼時從家君授讀繼從先大父館於外先大父爲學非聖之書不讀歲九經性理誦必周年八十餘猶强記不忘諸從遊問典故必舉某經篇目分剖辭義示之或取先儒之說相發明予讀四子書成誦卽授孝經繼以太極通書西銘繼以正蒙曰註疏僅詮聖人之言濂洛關閩所以傳聖人之意也實裨身心學不可後然予苦正蒙難讀且以少註說爲憾偶得一家言皆質問大略置篋中藏之書不可得者必備錄成帙如是者積之久乙酉鄉薦後浹歷四方獲與十五國賢士遊輒時時以此爲志蓋閱二十餘載一再易稾而後敢彙而次之當其曉披夜誦朝信暮疑舊說之存者十五六而已其直空舊說自出心悟者亦往往而有也先是同邑宋子鋭臣晉州

趙子彤元皆嘗有志於是互相往復者歲餘辛丑春謬叨南宮攜所業於京邸同年生裴英陳君見而嗜之攜之去次第手寫成册隻字片語皆惜若拱璧然予曰是書粹諸家成言頗踵訓詁餘習聊備初學之一義耳方欲芟其蕪冗祛其歧二以易今稟君何嗜之篤乎陳君曰說書欲瑩白如話此帙詳明曉暢人人如意所欲出況橫渠得自苦思力索之餘方晦澀是懼何必若郭象註莊又以聱牙詰屈與橫渠較奇耶精理久蝕請就我錄本速成之何如予曰諾哉遂與家弟膺如寇文愼加覆校大義則決之家君三閱月而告竣既爲臆說十有七條總其綱要復識所由於書首以歸陳君是正焉

皇極經世全書解自序

宋史道學傳首列周程張邵朱六子百世同稱大儒今太極通書及程朱之學紘誦徧寓內已而橫渠康節之言獨苦其艱深玄奧類不敢涉其藩籬夫二子於前聖未闢之奧憑其妙悟神契淵然獨造窈微今人幸生二子之後反畏險疑阻不能循途以窺牖自棄何亟耶余資性最爲駑下惟不敢自欺之心則終始不渝少壯時嘗有志正蒙一書悉心研玩者二十餘年始知太虛有三層之義而太和神化一以貫之覺諸家詮註言之不得其意者什七八焉時亦有志康節之書力未能兼營也逮後碌碌簿書閣廢者幾三十年每心焉愧之邇以農田餘晷取而卒業蓋嚮者所見僅西山指要未得其全嗣得粵洲黃氏之註稱係本書全文而又不無自爲增芟且於先天各圖芟而不錄按先儒謂元會運世聲音唱和諸篇如易之上下經觀物十二篇之文如易之繫辭若有說無圖則所說皆爲何事更有謂元

會運世非邵子精義所存而概乙之者蓋本不能知而大言以
欺世也至內外篇抉先天不傳之祕雖伊川亦有所未及而諸
家之隨文疏解言之不得其意者又何譏焉余不揣固陋取粵
洲所得本書冠以西山纂錄各圖并考別本全書以復其始又
分別粵洲聲音圖中所附卦體以還其眞而於內外篇再四研
玩卽以邵子之自解者解之始知著書之名卽著書之意謬以
所見爲內外臆說各一篇亦覺先生之意距今幾七百年猶遥
遥可會也蓋自五星聚奎而六大儒之學各詣殊絕亦如天光
分耀無嫌軌度各別橫渠不必同於周程康節又不必同於橫
渠故其理兼乎數大易之傳爲能獨得其宗史稱先生智慮過
人遇事能前知者特其學之一端爾嗚呼邵子內聖外王之學
其於天地萬物之理究極蘊奥古今治亂興廢之由洞如指掌

世但知其數學之一端以致穿鑿支離而不得其意者率由於
此余之追求初義於正蒙之後蓋亦有不得已焉者哉

韻學自序

天子移風易俗無遠弗屆以閩粵鄉音缺屆令守土官多方訓
迪定以年限然則審聲韻以一方言固司牧責哉予謂欲辨音
律宜識韻首韻天籟也天籟自然者也韻首黃鐘也黃鐘爲宮
宮音喉萬事根本黃鐘故韻必自喉始宮音正一韻之音無不
正一韻正則各韻之音視此而五方不齊之音無不截然各正
顧世之言韻者或薄等音爲渺義言等韻者又不知卽律韻爲
等差閒有律韻之次以等韻者復不知部首之非韻首於是執
東冬等字欲分唇齒試問此一字爲唇爲齒亦能概全部之字
而唇之齒之乎又有合相次數部欲類宮商試問此數部或宮

或商亦能概各具之音而一宮宮之一商商之乎言韻者且家殊人異舛謬孔多何惑乎生而習焉者之囿於其方哉故律韻必貫以見溪羣疑之等次而後如繩約珠等韻必識其光官公昆之韻首而後如網挈網每部各等其韻每韻各見其首則此韻中或一音或兼音或三四音合者無不可實而按矣其韻之或爲宮或爲商或爲宮羽徵角合者無不可縷而析矣吾之所據既確則了然於心了然於口舉世之謬執私說妄誹古音而屑屑然聚訟於切韻操戈於韻補者無不可讞其得失而靜其浮囂無他歸於自然爾矣閒就時傳韻書求其權輿若恍然有一得焉蓋於分部歸併姑仍乎水而詳繹法言之遺欲使今韻得自然之脈絡於通轉叶音斷歸才老而盡詘異喙之鳴欲使古韻得自然之意理於五音十三字首取馬氏以通之百有六部參新安直圖以譜其三十二母欲使字之清濁音之發收得自然之經緯而要以天籟定人聲以黃鐘之宮長眾響則衡口而出胥歸風雅即五方之言原合正韻者豈少乎哉夫今人讀古人書而但因循依傍逐影附聲焉能實有心悟予此書蓋亦前賢所未及者願與海內名流證其是非藉以俾此邦人士化缺屈而歸大雅是則司牧之志也夫

權衡一書自序

昔人有作書曰論衡又有曰權書衡論者予初甚悅之及讀其書猶惜其一家私言非能有以盡事理之變而亦未探其本也夫人生事物之來紛投沓至目有時不及瞬心有時不及謀倘未能酌輕劑重一一稱平而出之則失之累黍謬以鈞石近或集譽於乃躬遠且貽災於民世經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傳曰天

下之事猶持衡此聖賢之學所必以稱物平施爲至也予以爲天下古今之故萬有不齊理則一而已然不極萬事之賾無以觀理不參伍錯綜於古今之變無以揆事事與理在髣髴影響之間亦何以使輕重不爽而銖兩之悉稱哉按記稱屬辭比事春秋之教而先儒以爲制事之權衡者亦必曰春秋然則聖人與權持衡之書固莫善於手所筆削之春秋乎嗣是代有史人有作上之遺言往行美不勝挨次而野錄稗官義可兼採至於時勢所值淺深異趣人有不必盡醇事有不必皆馴而博觀約取舍短用長則舉古今來所爲析難明之理應難處之事燭難察之幾發未聞之論者無一不見春秋之大義而事理之權衡亦於是乎略備焉予嘗檢笥中所有擇其有關事理之實足資識守而裨身心者托始於麟經之文而旁通乎古今之故以爲

權衡一書視仲任所謂詮輕重之言立眞僞之平老泉所謂於此爲銖於此爲石者以今較昔誠未知其何如而矻矻孜孜求什一於千百用力亦少勤矣若乃二酉四庫代有閒人然以上蔡之博聞强記不免玩物喪志之譏更如明道之泛濫百家未若返求六經之益使但合兩分銖逐物求稱而聞聞見見罔知鏡已則徇物之累其去坐馳者幾何此予於仁敬兩言所先取以立權衡之準用挈春秋之綱領也哉至於年世可紀者詳之不盡知者闕之書之不能追其原始者隨所見註之亦竊附於郭公夏五之義

例言

理緣事而義異猶天賦物而形殊非秉理以燭幾即乖窮理之學不隨事以求理終難制事之才是以盱古鏡今因常盡變即

事林之疏漏可指而理城之闔塹已周

六籍皆爲載道之文麟經獨有刑書之義蓋事理之林即權衡之樞也不明春秋之義者學雖博不適于用守雖正不通于權故屬辭比事必履端于此

莊言可錄也諧言亦可並錄端人可取也僉人亦可節取正書可收也他書亦可兼收蓋眾美所會如採玉于崑岡一善足存若揀香于樹圃惟欲能擇皆足我師

紀懿行者貴紀其立德之實錄豐功者必錄其經世之模非是皆空言也既稱其識必超人之遠見如取其議必特出之微言非是皆浮豔也事惟求其所以然學乃歸于有實用

敘事以時代爲先後同時以年月見初終閒以類從仍分世次焉夫人人我我豈必相謀而開始之智足以型今繼起之英時能合古以此見人性之咸備亦可識天理之常存

道學經濟之言前人各有成編襲舊縷述滋爲贅矣提要擷英期于自得則人不必著其終始事不必晰其本末言不必罄其端委別求淹通自在宏博之業

纂述陳編不紀所出甚則攘人爲我卑哉陋矣然考盲左腐遷所撰成時與古史遺經相表裏呂覽說苑而下互見錯出尤多欲追厥始不綦難乎但從所見爲緣起不敢以弇陋自欺亦不欲以旁搜費日也

古今雅士通人時具錦心玉唾而學不扼要僅屬綺語支詞理非近思難免玩物喪志此賢關之樞鍵歸于求仁而聖域之家珍莫如主敬也以此爲書笥鎖鑰庶知滌慮怵心不至入耳出口

聖朝得統之正遠軼前古盛德鴻烈無媿不兼紀事纂言曷加于此然傳聞之語恐或以訛爲眞紀載之餘不免舉一漏百私史失實敢不是戒乎倘得與讀祕府之編獲以揚抗文明之盛志焉未逮中心藏之

髫齡授書卽喜紀錄每得前賢懿事樂爲座右良箴久而所收漸多遂復其奇難棄非欲與博物家鬬珍積也一二愚見附入者亦云疑義與質豈有奇文可欽凡在同人必能諒我

文集

一貫論

天下之故無窮事物之理靡盡而孔子之語曾子子貢也皆曰一以貫之其所謂一者何也或曰心也然人皆有心卽不能無人心道心之雜而何以能貫或曰理也然在物爲理一物各具一理而何以相貫予以爲心與理之說似也而未盡也夫未之歧出者本必同流之散見者源則合故至道之妙渾渾無名名曰太極其在道則萬化之原其在性則衆理之窟於是同本異體乃曰四德一之分而四也於是因物妙應乃有百行一之廣而賾也是故殺爲五倫列爲五事別爲九經達之四國五禮六樂三物八典一事一理繁然不可紀極然理本四德德具性始故傳曰萬物皆備於我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性豈有不一者哉然而人皆有性而貫之者獨聖人則何也衆人之所以爲性者漸漓於心而聖人之所以爲心者卽心是性故當其至德內涵淵然無朕空空如也及夫物感紛乘因物而付也時而接之以仁卽吾性之肫然者爲之時而應之以禮以智卽吾性之中且正者爲之時而呈於

手足之容施於民物之衆散於百爲之著達於庶政之和無非吾性之燦然備具者分而應之稱量而予之如繩之約如珠之聯以是爲貫之爾矣易繫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性之謂也先儒曰誠者五常之本百行之原實盡其性之謂也故從心所欲而不踰亦取之左右而皆逢夫豈於吾性之外別有所謂一於一事一物之間逐物而求其貫哉雖然一者有對非守寂之爲一而貫者不一非憑虛以爲貫他日子曰參也魯又曰賜也達其魯也所以能積也不積不化其達也所以能格也不格不通是以卒傳其道者二子也然則學孔子者必自會子子貢始

西銘論

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易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記曰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孟子云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合此數言而西銘之理可識矣昔龜山嘗疑此書謂其言體而不及用程子謂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而他日又曰西銘意極完備乃仁之體其言若有不一者何蓋仁者天地之生理渾淪涵育無所不備而其發動充盈周通徧滿無時而息故人得之而會萬有於性始者心之德至全合萬物爲一體者愛之理至大也西銘備發此意故以爲仁之體殆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朱子以爲狀仁之體者豈猶夫體用對待之云乎故由此以詮西銘固非專明理一分殊之義而程子又以此一言蔽之者何曰此亦因龜山兼愛之疑而剖之也橫渠之意由分立而推其理之一程子之言因理一而明其分之殊故大略觀之則於通體事天猶親見理之一於民胞物與宗子

家相長幼兄弟之異見分之殊此一義也詳析言之而以事天事親每句橫分無不有分殊之義焉此又一義也仁在而分立分立而仁無不在西銘所以爲仁之體者正在於此朱子所以謂訂頑之言示我廣居歟抑更反覆求之西銘之理卽太極圖說之理也乾父坤母之云與所謂成男成女而生生不窮者一也塞吾其體帥吾其性與所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者一也踐形惟肖而繼志述事與所謂主靜立極天地合德者一也無泰匪懈卽君子所以修之吉悖德害仁濟惡卽小人所以悖之凶而存順沒寧則又原始要終以知死生之說也昔游定夫讀西銘而曰此中庸之理也明道亟許之若讀西銘而不知參之太極圖說亦烏足與論西銘哉

心性說

治法由於心法而事功本於性功自虞書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心之始也仲虺言降衷下民若有恆性言性之始也至孔孟而大暢厥旨遂開道學之宗大學言心不言性非不言性也明德卽其性中庸言性不言心非不言心也戒懼愼獨卽其心孟子合而言之曰盡心知性曰存心養性知性卽盡心之要道而存心卽養性之實功此鄒魯授受之指歸後先若合符契顧嘗歷考先哲微言竊謂心之與性歧而二之不可混而一之尤所不可左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非卽性之謂乎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若爲劉子特下一解然者非中之所以謂性者乎然而性有理有氣以理則易言繼善成性中庸言天命之謂性孟子言性善程子一言以明之曰性卽理也是卽所謂受天地之中者是曰義理之性以氣則易言天道之陰

陽地道之柔剛而又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氣也柔剛質也人亦有然故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蓋所謂性相近所謂動心忍性所謂性也有命焉皆謂氣質之性也若夫易言洗心大學言正心而孟子之言心也曰良心曰本心曰求放心皆不外人心道心之義亦猶性有理氣之分非心與性各爲一物也故張子曰心統性情又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然則心性之相爲體用者歧而二之其可乎顧嘗即太極陰陽之理論之朱子曰性猶太極心猶陰陽太極即在陰陽中非能離陰陽也然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性無形而爲理之宗猶所謂無極而太極也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皆心之爲之性則秉是以見焉故朱子言太極曰動靜者所乘之幾其言心亦曰出入乘氣幾蓋離氣不可以見理而不可即以氣爲理離心不可以見性而不可即以心爲性又烏得混而一之也哉且孔孟之言心所以無爲心累者蓋心爲人之神明至虛至靈而具衆理非即心以爲理故誠意之前必有格致之功而養心之道則有操存之力皆所以充虛靈之體以復其天地之性而不流於空寂之學也若即人心之靈明以爲理而前無格致之功內無操存之力將以意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焉知不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而毫釐千里去先聖之道遠矣則惟混心性而一之而不知其體用相須顯微一貫之妙嗚呼此後儒談心學者所以易入於禪而明心見性之異說且中于人心害及世道可勿嚴其辨哉

皇極經世觀物簒說

邵子之學先天之學也先天者申天之先所稱三皇者也皇極經世邵子以名其書也著書何意書之名卽著書之意也言治道則上推三皇所謂惟皇作極故曰皇極也經緯組織之謂經曰元曰會曰運皆世之積故以元經會以會經運皆以經世也以皇極經世而曰觀物非以皇作極則非所以經世也非以皇極經世非所以爲觀物也非曠觀萬物則非所以爲皇極之經世也邵子之言往往自解之矣而解之者尙無解人故眞解迄未之見也解所難解而爲之圖圖卽所以爲解也先天各圖西山所纂入者十所未錄者八皆圖其所經圖其所觀也元會運世合天地古今人物以爲觀者也聲音唱和十有六以聲音律呂見萬物之數者也篇有內外內以明圖外以明內也非觀物則皇極不晰非經世則觀物不大也非內篇則皇極經世之理終晦非外篇則內篇未盡之蘊猶藏也內篇首言天地人知其言天地也而不知其爲觀物也天地何以曰物篇首卽曰物之大者無若天地而其後申明之在三篇中曰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物也其曰太陽爲日至少剛爲石天地四象之圖說也上篇一由天而人則觀聖人也古有以天地爲物者矣無敢以聖人爲物者邵子何敢物聖人也然邵子不遽物聖人也聖人者人而聖者也故其言曰人亦物也聖亦人也而又申明之曰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言聖人也而何以知其觀聖人也蓋其言又曰聖人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迹亦可以理知之也上二篇於是由人而觀萬物也曰書曰盡民曰盡人而何止曰物然人亦物也故其言曰謂昊天能異乎萬物則非所以謂之昊天也謂

聖人能異乎萬民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萬民與萬物同也曰天曰聖而皆言其有四府者何也天之四府者時也聖之四府者經也時與經皆皇之極也昊天盡物聖人盡民皆經世之實也此所以爲經世之觀物也上三篇知天與聖之盡民盡物則合觀天觀聖與物同一觀也故篇首卽曰觀春觀夏曰觀秋觀冬首以觀猶首篇之首以物所以爲觀物也而於是言皇帝王伯獨推極於三皇其後又申明之在九篇中曰王一變至於帝矣帝一變至於皇矣此所以觀物爲經世之觀物經世爲皇極之經世也上四篇世非一世古與今無非世也無非物也故其言曰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又曰古亦未必爲古今亦未必爲今皆自我而觀之也安知千古之前萬古之後其人不自我而觀之也上五篇言古遡自三皇言今迄於宋代卽經世三篇中三千有餘之年也其言曰孔子祖三皇宗五帝又曰雖不敢比仲尼上贊堯舜禹豈不敢比孟子上贊仲尼此觀物所以爲皇極經世之觀物也故直以所著之書自信曰予非知仲尼者學爲仲尼者也上六篇於是就經世三千餘年尙論其人與事乃觀古今之實跡也所論斷者非一事所盱衡者非一人或合而論之或比而論之或析而論之或概而論之其言曰前聖後聖曰古今之時則異也而心非異也曰十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曰三代之世曰三代而下皆合古今而言之也篇末乃遙結之曰人亦物也以其至靈故特謂之人也此所以爲經世古今之人也所以爲皇極經世觀古今之物也上七八九篇然其曰時曰經曰時有消長經有因革觀物也何以及此此皆爲經世三篇而言也消長者天之時也因革者聖之時也識消長之變妙因革之

權者元會運世所以生生不窮之幾也故直示以經世之所以然其言曰日經天之元月經天之會星經天之運辰經天之世則經世三篇之圖說也曰元之元一元之會十二元之運三百六十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則天地之數圖說也所以因元會運世世數甲子而驗消長之天時也所以因歷代興廢治亂而驗因革之人事也此則皇極經世之大旨而天地聖人古今人物凡在所觀之中者皆在所經之中者也先儒所謂如上經之有繫辭者此也上十篇其曰陽剛太少之數各十陰柔太少之數各十二進退相因而得一百六十一百九十二之數也得一百一十二一百五十二之數也於是再相乘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之數也天地四象之唱和此數也聲音之唱和亦此數也故其曰唱曰和曰再唱和即以言聲音者言萬物也先儒以爲如下經之有繫辭者此也上十二篇於是舉萬有不齊之物而明爲之解曰所以謂之觀物者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然後人知此之爲解觀物也而前此無非解觀物者無非解皇極經世之觀物者人仍未之知也上十三篇若夫學先天者常自外篇始外篇者門人記邵子之言邵子嘗爲之筆削者也其曰更思之更詳之者邵子之筆也邵子自寫胸臆之書則內之門人記其談數明易之說格物窮理之學則外之者邵伯子子文之意也此稱曰外篇然後稱邵子之觀物篇曰內篇也先儒之論邵子也程子曰堯夫振古之豪傑內聖外王之道也就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也龜山楊氏曰皇極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也朱子曰鶚風鞭霆手探月窟足躡天根天挺人豪也靜修劉氏薇以一言曰邵至大也所以推崇邵子

者至矣然程子雖有加一倍法之說而邵子未與之深言也朱子因西山之纂述而取其圖以詮易然西山但有引經引義別爲一說用字立文自爲一家之言而其書未爲之解也朱子雖有每見一物皆作四片之言且因其書以作啟蒙而亦未遑解其書也邵伯子嘗解之矣然語其精意子不能受之其父也王豫張峭嘗從之學矣然究其指歸弟子不能盡之於師也後世不無傳註之作而或失則淺或失則鑿不知邵子之書已往往自爲解也夫邵子探造化之原究極天人之蘊盡天地之終始古今之往來以窮萬物之理與數其眼底則海闊天空也其胸中則春晴日午也然先儒中別具神奇微言渺論原自難得解人也若但驚其奇怵其神而不以其自解者解之則邵子何以著此書也邵子之書何以命此名也此予所以不揣其愚而

漫爲之解者也

皇極經世外篇臆說

皇極外篇有言之互錯而義實相發所宜特爲理會者其義有四一曰乾坤坎離之義邵子曰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外二以伏羲先天卦言也又曰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兌艮爲耦外五以文王後天卦言也然邵子精意尤在先天圓圖其以三百六十卦言厥以四正卦當閏曰乾坤坎離之不用所以成三百六十之用也外八此非先聖所嘗言也先聖所未有而邵子創爲之將何據乎竊謂邵子所言者先天圖而所以爲言者仍於後天卦位中參以先天之義蓋先天四正位天上而地下日東而月西宜確不可易乃後天則乾之午中者易而西北坤之子中者易而西南是有

不用之意矣西南者猶近南而西北者純陰之位是有全不用之意矣然雖曰不用而非四正何以生羣卦故於閏用之所謂不用以成三百六十之用者此也若先天乾坤定上下之位而乾以君之六十四卦無不以乾爲主者丕冒萬物日午天高而坤輿深廣承藉眾形之下故乾之不用即乾之全用而坤又全不用也乾坤不用矣乃用坎離者先天坎離列左右之門陰陽所由以出入也故曰當陰陽之半爲春秋晝夜之門外八是以坎離半用也至閏卦之先離後乾而繼以坎坤者仍用圓圖之義一元之始起於子會之復而一陽生如一年之冬至然復爲震之初而居震兌之閒者離也故閏卦用離再至兌之臨爲卯中如一年之春分然而居兌巽之閒者乾也故閏卦去離用乾再至午中之姤而一陰生如一年之夏至然姤爲巽之終而居巽艮之閒者坎也故閏卦用坎再至艮之遯爲酉中如一年之秋分然而居艮震之閒者坤也故閏卦又去坎用坤坤居戌閉寅開之中故也謂非於後天卦位而參以先天之義歟一曰震巽之義伏羲畫卦既成之後其次序自乾一而兌離以至於震四又自巽五而坎艮以至於坤八即小橫圖也由橫圖中閒震巽二卦分溯兩頭則由震而離兌以至西北之乾由巽而坎艮以至東南之坤即繫辭所謂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即大圓圖中之方圖也夫易始於乾坤而此乃自震巽起且天自益以下地自豫以下邵子又以爲無數者外三蓋外篇之言震巽有三義有以震巽分屬乾坤而言者易乾坤六子一節以震坎艮爲乾之三男巽離兌爲坤之三女與乾坤四象不同乾坤四象中

震本陽少而陰多巽陰少而陽多外二以乾三爻之變自下而上當爲巽離兌二三二三巽乾之一變也乃去巽不用以歸於坤以坤三爻之變自下而上當爲震坎艮三二三二震坤之一變也乃去震不用以附於乾故曰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外又以經世之四象言之震附於天爲天之辰矣辰不可見巽歸於地爲地之石矣剛而不生故又所不用曰天以剛爲德故柔者不見地以柔爲體故剛者不生是以震巽不用也外一且震爲辰矣又爲長男從父故不見於地也巽爲石矣又爲長女從母故不見於天也外五又震爲辰矣兌於四象爲月而近辰曰月會於辰巽爲石矣艮於四象爲火而近石曰火潛於石外十凡此皆以震巽言之此一義也有以震巽以下而言者曰天之有數起乾而止震曰天自益以下地自豫以下無數也外三蓋震以下於時爲冬於日爲夜於辰爲亥子丑猶地之北方然地之南與東西可見而北不可見天之春夏秋三時生物而冬不生物也且其閒又有所謂餘分者陰陽對待之理陽主晝陰主夜應各得六時然細分之則自日出以後日入以前方屬晝而日之出入實自晨昏分可辨色皆屬之晝是以加餘分故有七外七故曰天剋地地剋天而剋者在地猶晝之餘分在夜也曰天見乎南而潛乎北極於六而餘於七外一有餘分之一故也凡一歲之閏夏至之刻撰著之策聲音之數皆不外此乃天地之交數所謂天地之交十之三外三此以震以下言之又一義也然邵子言辰與火不見外二又曰天辰不見地火常潛外三曰地之火且見且隱其餘分之謂耶外一則以天辰地火有可通於餘分之義者蓋天地之交十之三自震以下固以

七分之一爲天之餘分而巽爲地卦之天不可以餘分言但石者火之所潛火猶半見半隱較之天辰之全不見亦如地之有餘分然此比況之辭以震之兌與巽之艮分屬乾坤而言之殆又一義也有直以巽爲天地之餘分如外一首節補註所云者非其義也一曰自一至十天地所名之數大概言之天以奇以耦各有分屬然非融會詳玩不足得其精義如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外一以易大衍之數言也七九爲陽六八爲陰以四象策數言也此其大略也又陰陽皆以四言者離坎爲生物之主以離四陽坎四陰故生物者必四也外八其以六與四對言者參天兩地則圓者徑一而圍三方者徑一而圍四故曰天六地四曰若參天而兩之則六兩地又兩之則四此天地分太極之數也外一又曰氣以六變體以四分外一

蓋年月日時以六六而周元會運世以四四而列兼神與氣言之也然三十六亦六之積二十四亦四之積故曰策數三十六曰九進之爲三十六皆陽數也外一蓋天用六六應乾之策地用四六應坤之策然四固陰位而著法至成爻之後則四即一一即陽也其以五與六分天地者天數二十五合之爲五十地數三十合之爲六十外一亦以大衍之數言也至天爲一又爲十地爲二又爲十二者天一合天九爲十地二合地十爲十二通始終言之故曰一衍之爲十二衍之爲十二外一若乾一合內外卦爲六坤二合內外卦爲十二亦以奇耦言之故曰六即一也十二即二也外四又以一爲六以三十當一以十二爲二者乃天地始終之數所以相乘之故蓋日爲一而日一月三十故以三十當一以三十年爲一世合甲子甲午則六十月爲二而月一年

十二故以十二當二故曰陽數從三十起陰數從十二起常存二六也外一又曰陽數常六陰數常二外七又有以月爲一者曰日一位月一位曰日起於一月起於二外七蓋曰爲元元之元爲乾二爲夬元之會卽會之元也故亦爲一三四十二節外一原註云如月初一今作十二也正以夬之十二卽月之一也以上皆須理會至不相悖處乃爲得之也一曰天地體用之數內篇言陰陽太少之體數陽各十二剛柔太少之體數剛各十柔各十二而以其互相進退得陽剛之體數一百六十陰柔之體數一百九十二得陽剛之用數一百一十二陰柔之用數一百五十二內十一聲音唱和篇所以見萬物之數者亦由此以推其說固已外篇則有體四用三之說外一又曰體數之策體數之用用數之策用數之用又曰實用之數曰生物之數外八其數隨然而不一其理則研之而愈精蓋體數者本然之數三百八十四也卽六十四卦全爻之數也用數者運用以生物之數三百六十也卽一年四九之數而全爻中去乾坤坎離閏策二十四卽此數也體數之用者一年中除三月不生物爲生物九月之數三九二百七十也於體數中去爻數之九十取其用數乃寅開以後戌閉以前之數也實用之數者二百六十四也二百七十中於前後各虛三陰三陽爲一百五十二陽一百一十二陰卽此數蓋二百七十者其一百五十六爲陽一百一十四爲陰去離之四陽二陰實止此數陽去離而用乾陰去坤而用坎故也又三百八十四中用天卦乾兌離震之陽策一百一十二而去其陰策八十用地卦巽坎艮坤之陽策四十陰策一百一十二而去其南北之陽四十亦卽此數也用數之用者又於用數中

正當生物之時蓋一年三百六十開物八月止二百四十連閏則二百五十二乃三百六十開物八月止二百四十連閏乾與坎之八陽四陰得一百四十四陽一百八陰卽此數所謂天自貢以上地自艮以上也外三又自二百七十中去乾與坎離之十二陽六陰亦卽此數故曰六六而又六之也外八又生物之數曰二百五十六者用數之用加四閏也開物雖待地天交之泰然氣已始於貢閉物雖待天地不交之否然已成於艮天氣固行乎地之中而地中之氣難見地上之氣易識故自寅末草木萌動至亥初地始凍以天之運行則二百五十二以地之生物則二百五十六也陽去離之四陰去坎之四各得一百零八加餘閏之四十卽此數三百八十四而三分之得三之二亦卽此數又十二會之運三百六十當有二十四閏內八會之運二百四十當有十六閏通閏數亦卽此數也以上皆宜特作一理會使理數融貫而後觸類相通否則入九疑而神眩焉望縱橫出入尋幽賞奇其閒耶

韻學臆說

言音韻必先韻首韻首者卽司馬溫公指掌圖每音之第一字蓋喉音也然前此皆未分別親切而確言之惟近世滇中馬氏槃什所傳等音始分五音十三字首五音之分曰宮舌居中商將口張角舌縮卻徵舌點齒羽口撮聚蓋宮字卽宮音韻家多入弓音者悞商字卽商音所領之字各如其音五音皆然惟角與徵俱舌音小異而大同故五而實四也五音各十三字首者如宮音則曰光官曰公昆曰〇讀如高而合口呼乖曰〇讀如鉤鳩而合口呼規曰戈〇讀如麻之稽茄切曰孤〇讀如基居而合口呼瓜各以二字爲讀餘四音準此

如第一字合口呼爲光開口則爲岡閉口齊齒則爲姜撮口則爲恍侭官以下亦復如是故岡干庚根高該鉤○歌○○○○商也姜兼京金驕○鳩○○○○基家角也徵也○涓弓君○○○○○○○○居○羽也其有音無字者但卽別音推此音而以開口合口之分以意會之宮商可以自得矣卽馬氏此說以通之韻部然後知古人分部之始皆本等韻而爲之故每部之或一音或二音四音平上去入一一胳合初余友望江沈新周鎬嘗言每韻有雌雄二音欲作音表而未成後予質以馬氏之說謂如此則非拘拘二音而已卽快然曰君何善悟良如君言余著韻學實託始於此

韻中羣字每一韻首領三十二音每一音下字多少不等或無字元黃公紹熊忠集韻韻會等書祖温公字母之說列字先後

邵氏謂其於舊韻顚倒錯綜而云音紐亂於黃不知唐韻每部所收字俱從韻首之宮商如宮音字自見溪至來日皆合口呼商音字皆開口呼五音皆然故宮商徵羽第一字分公庚京扃則末一字分籠稜靈隆首尾纍如貫珠試觀東冬二部俱宮羽之合不雜入商徵董部有宮無羽腫部有羽無宮宮羽亦不相混卽此知古人分部皆按韻首之音自爲部署近世諸家紛紛論辨者大槩多言字義與其字之當如何用悉後一層事耳而此字何以隸此部鮮能言之惟不知韻首故也

韻首爲分部所由起而部首實與韻首不同部首者偶拈一字以標其首非通部之宮商也自魏李登始作聲類而六朝呂靜段弘季奉節李槪夏侯該陽休之周研周顒之徒皆著音韻惟沈約之四聲切韻爲最著至隋陸氏詞始與劉臻等八人取前

此諸家而彙次之總爲四聲切韻五卷於是始有二百六部之分一東二冬三鍾四江之目蓋緣諸家有以東爲首者有以冬或以鍾爲首者皆不外公弓二韻故酌雅芟複分爲三部以相次而三部非確有可分也韻部多者又于庚青蒸分屬下卷亦非果有異音也逮唐天寶閒孫愐增修名爲唐韻後遂用以試士又因其字多足用者註曰獨用字不足用者註曰與某同用如今韻東部字一百七十而冬鍾兩部字僅一百一十其明驗已然自唐李涪刊誤卽訾切韻中東冬中終妄別聲紐宋毛晃增韻亦詬支微魚虞分韻爲不當是已知其所分之未確矣特以頒自朝廷沿用已久勢遂不得復變耳至宋頒行禮部韻而平水劉淵更酌之遂併同用者爲一部共一百有六部元陰氏兄弟又刪劉氏三千一百字存八千八百餘字卽今通行韻本雖以部署仍唐舊目爲唐韻而唐韻及以前之書皆已不傳有直以今韻爲沈韻爲陸韻爲唐韻者皆非也更若顧氏謂一東二冬三鍾乃韻書之本原又云冬之與鍾必不可以相雜不識如毛氏所譏錯認仕途便覽爲皋陶律者哉

韻同而部分者不惟東冬爲然蓋韻部有一部一音者有一部而二音四音者一音之部惟江魚蕭肴豪侵覃鹽咸九部而已二音之部十有六東冬外若支微齊虞佳灰眞文寒刪先歌青尤是也四音之部五元麻陽庚蒸是也其部止一音及音各不同者不必具論論其音同而部分者如東與冬皆公弓二音也而分爲三眞文皆巾君二音也亦分爲二蓋以字多之韻難歸一部故因前此諸家各分爲部又汰其複字絕歸於一如東之公百三十餘字而弓無端透

■■■清五母之字（諧詳韻學下同）冬之攻僮十五字而恭之字幾一百其故可知又如支部收字至四百二十而微部無端透以下十八母之字其有存有汰不更可知乎不寧惟是東之弓無上去二聲冬之攻齊之圭無上青之扃無去蒸之肱無上去其羽並無平上去元之根庚之羽皆無入豈非以字窄之韻不能分隸故或存或汰各爲一部以適用耶更以五音合論之非但東冬之同音眞文之同音而已東之公冬之攻與庚之觥蒸之肱皆宮是一音而分爲四者也東之弓冬之恭與庚之○青之扃皆羽支微齊之圭規歸與灰之瑰又皆宮亦一音而分爲四者也外此而寒之官與刪之關皆宮寒之干與覃之弇皆商庚蒸之庚緪亦皆商也刪之姦與先咸之堅緘皆徵庚之京與青蒸之經兢亦皆徵也魚之居與虞之拘皆羽也孰非一音之爲二爲三爲四者耶或數音而合爲一部或一音而分之各部謂皆有確然可分之理豈其然乎然則各音之所以分部者自有經緯一音之分於數部者別無深意苟知其所以然道固並行不悖耳

韻部中有異音同部者或以休文法言皆吳產遂謂吳音之謬而訾之亦非也異音同部者凡七曰支微齊以基規合也曰虞以拘孤合也曰灰以瑰該合也曰元以○鞬與昆根合也曰麻以瓜○嘉與○合也此不惟古之吳音爲然如今姑蘇以歸去爲居去以鬼爲擧以水爲使甌粵閒讀葵爲希讀遺爲違讀季爲桂讀僞爲溺即基規之合儒在拘韻而燕趙讀爲如租在孤韻而粵人讀爲茲即拘孤之合北人稱爺而南人稱衙即嘉○

之合卽此而知五方之音合以成韻足未出里閈語未通四國而歸咎吳音吳人肯任受過乎

前古人未分四聲多平仄閒用如書賡歌禮曳杖歌之類皆然四聲自周顒沈約始是以梁武有何爲四聲之疑周捨有天子聖哲之對此爲初發其扃耳解者謂平和而安上厲而舉去清而遠入直而下是已而平又有清濁之分如師與時皆平也而時爲濁方與房皆平也而房爲濁諸如汪王烘洪之類倣此於是字母清濁亦與之配如溪羣羣卽溪之濁也透定定卽透之濁也餘如滂並清從心邪穿牀審禪以及曉匣影喻敷奉皆一清一濁惟上去入非有清濁可分而亦用此母者等音之例以仄從平温公之舊也字母始於魏僧神珙原三十六近世梅氏祚膺以知徹澄三母與照穿牀相近孃與泥相近省之爲三十二而不外乎喉舌脣齒牙然諸家之說多繁重委折未易尋究亦惟馬氏等音爲直捷而明確其說以喉舌脣牙齒亦分宮徵羽角商見溪羣疑喉音宮也端透定泥舌音徵也邦滂並明脣音羽也精清從心邪齒音商也照穿牀審禪喻半舌半齒音角也照穿五母齒音商也音出於喉固宜先之以次而舌而脣而牙而齒也再次則爲二音之合而曉匣影喻以喉牙合非敷奉微以脣齒合來以喉舌合日以齒牙合有自然之序焉非三十二不足盡天下之音而三十二音無一複出所以爲自然之數不可以意爲增減者也

有字母遂有反切自魏孫炎作反音唐人以反爲譯故孫愐作唐韻謂之切實一而已其法以上字定位下字審音音卽宮商之音位則見溪端透之位上字固重下字尤嚴如同一見之位而見羌切爲姜見康切卽爲岡見匡切卽爲光其羣字反切之

下一字不出本部此其所以嚴也近世談音韻者如顧氏炎武音學五書毛氏奇齡古今通韻邵氏長蘅古今韻略俱稱博洽各有所長然於字之反切似鄙爲淺近不足深論不知由反切以得此字之正音此音之正位而後宮商可定否則一家之言恆有所蔽且上下一字亦非可混用如韻略於東部雄字本回弓切在匣母下而訛爲羽弓切通韻於佳部媧字本古蛙切在見母下而訛爲翁佳切此類頗有又二書於元部袁字本于元切在喻母下而統入疑母之元字下作愚袁切不知疑喻二母之字最易相涵致有複音蓋疑母之字以舌抵上齶取之如吾危牙牛宜魚五擬語遇等字皆讀如昂偶艾餓等字之音喻母之字乃於喉舌間取之相近而實不同既談音韻而不知字爲何音更焉知音爲何韻豈不爲知音所哂

古韻與律韻原不相涉也宋南渡後吳氏棫字才老者始作韻補就律韻以言古韻其例有二曰通轉曰叶通轉之說吳氏始發之鄧氏曰通轉之分不指用韻原主音聲而言遷通者曰通聲轉而後通者曰轉其施於用則一叶則音韻俱非而切響通之是已近多牴悟吳氏自爲一說者如毛氏爲五部三聲之說古韻平上去三聲相通而又通及所通之三聲鄧氏以爲音義汎濫循其說使人滉瀁而靡所畔岸其言是也鄧氏叶遵吳氏而通轉又以杜韓爲詩譜又謂江與陽不相通然既談古韻當本前古易書詩周禮禮記左傳國語國策楚詞老子荀子吳子三略六韜唐虞三代之音也史記漢書淮南子孔叢子漢焦贛易林黃庭經道藏歌詩劉歆列女頌揚雄太玄二十四箴史游急就章後漢書三國志丁鴻等白虎通劉熙釋名蔡邕集魏陳

琳集漢魏文秦漢以下至魏之音也晉書阮籍集陶潛集陸機集陸雲集郭璞山海經贊文選類文陳江淹集徐陵玉臺新詠兩晉六朝之音也唐韓愈集柳宗元集白居易集藝文類聚宋歐陽修集蘇軾集蘇轍集文粹唐以後之音也此卽吳氏所据之五十家固不專以詩也自唐虞至六朝三千年之音不問而專以杜韓之詩爲詩譜其允足據乎若江陽皆四音之部法言於陽韻中摘其東冬偏旁者自爲一部以近東冬乃變格偶爲之舉而遂謂其必不可相通則何解於古之相通而用如毛氏通韻所舉似者乎

吳氏韻補所謂叶音蓋自旣有律韻之後卽今韻以尋古音而强爲之名於是從其多者以爲通轉而紀其少者以爲叶音皆不得已之爲也自陳氏第倡古無叶音之說和於陸氏德明而顧炎武暢言之其說誠似有見然毛氏嘗辨之矣其言曰謂古無叶韻者謂韻本後起非先著爲律韻而後從而通轉之實則字有本音有轉音轉卽爲叶詩弓矣旣調調之讀同荀子請布基愼聖人人之讀時旣無別義又非本音不謂之叶不可其言是也今更以音絕不類而古人嘗用者言之如老子修之於國其德乃豐國與豐叶楚詞多迅眾些實滿宮些眾與宮叶三略因敵變化動而輒隨化與隨叶此類不可枚舉卽古有一字兩讀者可讀此音亦可讀彼音然就今韻以言古韻固不謂之叶不可矣又如顧氏謂天本讀汀下本讀戶之類毛氏亟辨之曰天下未有呼天下爲汀戶牛馬爲尼母而可成世界者其言更爲醒快矣

古韻自吳氏韻補後宋又有鄭氏庠之古韻分平之三十韻爲

六部以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皆叶陽音支微齊佳灰五韻皆叶支音眞文元寒刪先六韻皆叶先音魚虞歌麻四韻皆叶虞音蕭肴豪尤四韻皆叶尤音侵覃鹽咸四韻皆叶覃音其說以今韻數部爲古一韻之通似古人本今韻而通之者然未以分宮商五音也毛氏五部之說宗鄭氏而少變之以東冬江爲宮陽庚青蒸爲變宮七韻爲一部支微齊佳灰爲徵魚虞歌麻尤爲變徵十韻爲一部眞文元寒刪先爲商六韻爲一部魚虞歌麻尤蕭肴豪爲角八韻爲一部侵覃鹽咸爲羽四韻爲一部其說强分七均固非是而魚虞歌麻尤既爲變徵何以又爲角乎近安溪李氏又變其說謂精於樂府者分爲六部以支微齊魚虞歌麻皆直收本字喉音爲第一部乃天地之元聲佳灰與支微齊同收聲爲第二部蕭肴豪尤與魚虞同收聲爲第三部東冬江陽庚青蒸與侵覃鹽咸同收聲爲第四部眞文元寒刪先爲第五部侵覃鹽咸收唇聲爲第六部其說於喉舌齒外又添鼻聲尤從前所未有以上諸家不同皆就部首一字各爲意見故其指難歸於一夫論通轉當視全部而以韻首之音領之韻補所分但博考古人經用之字合以今韻而謂爲某韻之通某音之叶援經據古各有所本而未嘗驅古人以就我故反多不齊正足見古音今韻本不相涉而不敢謂今韻之皆與古合是以四聲之中通轉有不能一例者以此故也諸家則但執部首一字人自爲說不知部首一字之宮商豈能槩全部之字而一宮宮之一商商之乎況各部中有合二音至四音且有同部異音者而欲概數部不齊之音而以一音叶之果可叶乎夫謂其然而不能言其所以然以至於各然其然則未必然矣

附錄

先生鄉舉後越十七年始成進士積學既久游歷半寓內見聞日廣識力益定服官所在視前官之寬猛治忽以相捄正詳求地方之利病以爲張弛不唯諸隨人亦不嗅咻市德申上事有不合輒力爭曰職在親民見民事曲折頗確少有回屈如民命

何鄭其儲撰文集序

先生通籍出儀封張清恪公之門清恪示以所編濂洛關閩諸書先生於編輯詳略當否閒有疑義上書論之凡八條於先儒學說貫串別擇皆心得之言文集

先生通達政體集中本政論六篇乃被薦時擬進呈者後未果上其論皆純正他所載公牘如論採辦楠木海疆利弊及請撥抵虛糧請結積案以清刑獄諸篇皆剴切平實其審案讞語數十則尤見明允可爲治譜同上

王西莊曰戇思先生潛心道學於濂溪周子橫渠張子康節邵子之書皆務窮其指歸復研精於聲音文字旁及經世之務著述博而可傳所爲古文理純辭達足以發揮經典扶樹世教者甚多崇德堂集序

唐鏡海曰崇德堂稟言學言治均極見本末學案小識

雷先生學洪

雷學洪字瞻叔號竹卿又號介庵順天通州人父鐏字宗彝乾隆壬午舉人官江西崇仁縣知縣著有古經服緯三卷先生成嘉慶甲戌進士授山西和順縣知縣改貴州永從縣知縣課士育民俱稱職不久卽以親老告歸生平讀書好爲討論之學每得一解必求其會通務於諸經之文無所牴牾嘗爲介庵經說

十卷補遺二卷皆以傳注一義爲主而參酌衆書以衷於是或衆說皆誤而自下己意者又必旁證曲引以訂其非其父宗彝先生所著服緯共分目六十有四先生爲之注釋附以釋問一篇名同實異表一篇凡鄭注三禮中於服制有誤者亦逐條指出不稍附會又以夏小正一書有脫簡者有失次者而注家援尊經之說闕疑之義每多曲爲之解因檢校異同證明譌誤成夏小正經傳考二卷本義四卷又以竹書紀年爲先秦古書自五代以來頗多殘闕近時傳本溷亂尤甚爰蒐輯唐以前書所稱引者爲之釐訂詳考博辨俾復舊觀成考定竹書紀年十四卷後乃增訂爲義證四十卷又以漢以後禹貢之山川儀禮之宮室春秋左傳之國邑具有成書而言天者獨略乃匯爲八篇分以四紀爲古經天象考十二卷附圖說二卷使讀者可因此而曉天算明星學焉其他撰述尚有校輯世本二卷附考證一卷亦嘉嘉齋文集三十二卷參史傳

介庵經說

易

三易原始

三易之卦象皆同惟卦名卦序有異此即三皇之遺制也周易乃伏羲之舊伏羲詳於天而首乾以陽爲主以健爲道以行爲義所以著用也乾之初象始於奇其畫在正南所謂天尊地卑天地定位也乾之動象在西北陽動而進立於兩成於三故曰乾西北之卦也西北乃立春時日躔所在此時陽氣已充於地中二陽已達於地上羣動肇啟人事將興故周人因之是爲周易其正朔用建子之月著陽之終始其授時出政則仍用夏時

卽此義也然則伏羲畫卦自兩儀生爲四象而四時之序已著自四象生爲八卦而萬物之理悉函自八卦重之相錯相盪陽動而進左旋而位於西北陰動而退右轉而位於西南於是震兌正於東西坎離正於南北而四時首春帝出乎震之象以立又以乾元用九消息之而十二辟卦之象以成六十四卦之象以著因此立周天厤度而天象始可窺測厤元始可推求蓋陽以日爲宗日之旋天三百六旬有六日一周故因此分度此卽乾元之運象天皇伏羲氏之所以爲易者也連山者神農氏之易也神農詳於地辨土性藝五穀嘗百藥鑿井出泉立市通貨故其易用伏羲八卦之動象以艮爲首艮者止也止乃行之首故艮象以行止並言連山以時行爲義由體達用之象也艮本陽卦其象爲山位在東北立春斗逢之所在也山託於地而親上能出雲氣和洽天地且二山相襲故曰連山立春之後其中氣曰雨水卽此義說卦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又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蓋大寒雨水象皆在此卦中故以人事言之此乃止之終行之始也夏后平水土授民時順斗綱之建以孟春爲正故易用神農之卦象而各繫以辭卽太卜所掌者是也（姚信皇甫謐孔穎達羅泌皆以連山爲炎帝之易阮籍曰禹湯之經皆在羅苹亦云二易之文禹湯所作）朱元昇三易備遺從杜子春連山伏羲之說以夏正孟春春帝太皞證之不知伏羲以後時皆首春不惟太皞物之生於地者穀爲貴以其能養人也五穀春生夏長至夏齊著故易曰齊乎巽相見乎離自神農氏作穀始暢茂人始粒食故五行之序帝爲火德不得以此疑神農時不首孟春也且如杜氏之說連山伏羲歸藏黃帝是夏商二易皆有所因獨周易是文

王自出所見以乾爲首則易傳所云黃帝堯舜氏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此何以稱乎是杜氏之說未確已惟歸藏黃帝此說必不可易蓋黃帝之治詳於人作調厤以授時作杵臼以前用作舟車以致遠作弧矢以取威作衣冠宮室以庇身作禮樂書契以立教上古朴野之俗至此而變後世文明之象自此而開易象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即謂此矣其後五帝之治皆因於此故伏羲爲天皇神農爲地皇黃帝爲人皇此即周官書之所謂三皇矣黃帝在位百年成功之後深求道極默契本原於羲農之易皆反而歸之得其初象知陽氣之所以能生實原於此於是以坤爲首以陰爲主以靜爲道以柔爲用所以明體也月爲陰之宗乃天之懸象易有飛伏納音五子六甲律呂旋生斗綱三正之象即出於此月之盡爲晦日入地中爲明夷皆坤藏之義也歸藏於周易是對待法連山於周易是旁通法義雖各異理實相通故孔子十翼中皆有其說艮象之言止行說卦之言終始即連山之義也泰象之言地天繫辭之言闔闢即歸藏之義也說卦者說卦之初象動象者也首章總說之原卦之始立必從初象故曰陰陽論爻之既生必從動象故曰剛柔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此周易用動象之大綱即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之謂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歸藏本初象之大綱即易有太極反本歸原之謂也下章承說性命之理至坤以藏之皆申明初象之義帝出乎震以下至既成萬物也皆申明動象之義連山亦用動象故義統於此歸藏兼及初象故義各分著乾健也以下至說卦終篇乃統說三易經卦之象非專爲周易言矣孔子集聖之大成十翼之

作自無不包括殷人尚質故易用黃帝之舊以坤爲首厥元始於冬至正朔改用季冬冬至之夜半日躔斗建皆在子宮正中此乃八卦初象坤之正位動象坎之中爻萬物皆孳於子而坤乃資生之原及其動而愈出終復歸根乾之陽退藏於中坤以至虛者含而藏之囊而括之而其象乃成坎矣季冬之朔氣亦八卦初象坤之上畫在爻辰爲坤之六四其時律中大呂亦陰律六同之首且北辰之居凝命於此故殷以爲正此皆歸藏之義也老子述其義作道德經莊列之徒宗之陰符之說亦出於此魏君得其說作參同契徐景修張平叔涪于叔通宗之虞仲翔翻周易注亦本於此劉歆等不知此義乃以三代之正朔附會斗建之三正其所以建丑之故則曰丑取未衝解坤之東北喪朋則曰答應之道晉唐以後又以三易解三代之正朔謂卽夏書所言之三正此皆傅會之說非其本義也三極之道以初象言之則天地人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也太極之化生三皇之治世其次序皆依此故說卦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以動象言之則天地人三畫六畫之卦皆以中爻爲人三皇之序易三統之斗建其次序皆依此故繫辭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此皆其判然可考者且商之正朔在丑之初雖與未初爲衝而未初乃離卦上爻之位與坤之在西南無涉商周雖改正朔其授時仍用孟春蓋因天之始和地之釋凍以興起人事者也亦未嘗依用歸藏周易之序然則正朔三正三易義雖相通各是一事無容强合矣

書

古今文申說

古書百二十篇孔子刪訂訛誤以傳後世秦人滅學伏生壁藏其書漢興求之已朽折散絕得二十八篇及序以授歐陽生張生及魯人孔安國文帝末多徵爲博士故西漢一代惟傳伏生書是爲今文此書之齊學也漢景帝末年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古文竹簡悉與孔氏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得多十六篇并前受於伏生者皆錄以孔壁科斗文以授都尉朝及司馬遷是爲古文此書之魯學也武帝初民間獻泰誓一篇帝命博士說以教人時孔氏及張生歐陽生竝爲博士故三家皆有泰誓篇此則漢時僞泰誓之所由行也武帝征和初孔安國已卒其家獻古文尚書會有巫蠱事未及施行平帝末始建古文行十餘年卽廢東漢章帝選高才生受古文學書止傳孔氏校錄之今文二十八篇序一篇及武帝時之泰誓其增多之十六篇不與也晉永嘉之亂今文三家經說及逸篇十六竝亡元帝之世枚書始出頗行於時漢儒之學漸廢唐初惟行枚書孔傳而馬鄭之注僅存後馬鄭書亦亡而漢學乃埽地盡矣南宋吳才老及朱子始疑枚書直斥其傳曰僞明之梅氏作尚書考異以證之本朝朱氏彝尊經義考閻氏若璩尚書疏證惠氏棟尚書考王氏鳴盛尚書考證宋氏鑒尚書考辨段氏玉裁書撰異孫氏星衍尚書今古文疏皆引伸考異之說辨枚書孔疏者甚詳其間持論或殊猶有未能盡合者嘗申說之具列於左

一泰誓出民間雜有今文非出孔壁也漢至西晉皆以民間之僞泰誓爲武王時眞書因今文古文四家竝有此篇也東晉迄唐又皆以此泰誓爲伏氏今文因尚書大傳有其語今文三家

皆有此篇且時以枚書之泰誓爲眞古文故謂此爲今文也馬季長書注始疑其僞趙邠卿孟子注云不與古泰誓同王肅則直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近人或仍從兩漢之說此因以枚書泰誓爲僞故以漢時之泰誓爲眞也洪按今文經二十八篇古文增多者十六篇皆不云有泰誓蓋泰誓三篇孔壁伏壁初雖並藏後因歲久朽折散絕惟伏壁者僅有殘文武帝初作僞者取之增衍成篇獻之武帝帝因其合於伏傳信爲逸經命博士讀說充學自是尙書經文始有二十九篇卽漢志所云經二十九卷者是也漢志別出序文言之故謂之經不盡是伏壁之文故不系於伏氏此事本在武帝初年時歐陽張孔並爲博士故史記云張生爲博士又云安國爲今皇帝博士又云兒寬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孔安國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閒有得泰誓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以教人劉歆七略亦載其事蓋此皆武帝初年事也因歐陽張孔三家皆以教人故三家並有泰誓至武帝五年罷傳記博士尙書惟存歐陽而孔適遷官既得古文欲傳述祖業自以古文名家於是以增多之十六篇幷前所習之今文三十篇悉以古文錄之此今文古文所以皆有泰誓也惟其並有故謂爲今文可也謂爲古文亦可也謂此卽出孔壁伏壁不可也謂此篇雜有伏壁遺文可也謂此篇盡出伏壁不可也謂枚書泰誓雜有古之眞泰誓可也謂枚書之三篇卽古之眞泰誓雖伏傳泰誓之遺文亦是僞作不可也謂枚書及漢初之泰誓皆後人僞作可也謂孔氏古文泰誓三篇卽眞泰誓不可也

一孔氏傳古文尙書五十八篇其中亦雜有今文僞文不盡出

孔壁也西漢一代除都尉朝庸譚胡常徐敖王璜塗惲桑欽係孔氏六傳弟子其餘皆習今文者也不惟歐陽夏侯三家是今文司馬子長從安國問古文初亦習今文者也漢書司馬遷傳曰遷從安國問故遷書所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蓋止此數篇參用古文不悉今文其餘多今文說也不惟太史公習今文孔安國初亦習今文者也子長親見孔氏所言孔氏事必皆可憑初於申公伏生二傳附孔氏名蓋孔初學書於伏氏後又學詩於申公故伏生傳云得二十九篇以教於齊魯之閒謂教於齊傳張生歐陽生教於魯傳孔安國也又云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據此武帝初年孔氏已爲尚書博士故教授郡舉之文學鄭氏書贊以棘下生爲尚書之先師又謂安國亦好此學即謂孔氏先從伏生受今文也此時孔氏與張生竝爲博士僞泰誓即獻於此時故三家竝說之緣文帝之末博士有七十餘人武帝初亦因之至五年罷傳記博士尚書惟存歐陽時孔氏已得古文考以伏生書增多十六篇欲傳述祖業自以名家適又遷官爲諫大夫遂不復爲今文學史記云孔氏有古文尚書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此之謂也蓋今文經二十八篇孔壁同有者則證以今文而全從古文錄之其今文有孔壁無者亦全鈔伏壁經文易以科斗古書於此外又得伏壁所無者十六篇即增多之數也不惟錄伏壁經文即序文僞泰誓亦竝以古文錄之故桓譚新論云尚書舊有四十五卷五十八篇四十五卷者今經文二十八增多者十六其一即泰誓也五十八篇者孔氏分九共爲九盤庚泰誓皆爲三及序文一篇也漢書謂

武帝始立博士古文經有四十六卷近人謂孔氏古文五十八篇盡出孔壁此皆誤也伏書出壁去秦之滅學不過二十年其存者止十之四餘皆朽散孔書出壁去秦之滅學已七十餘年何以所獲反能過半雖壁之燥溼或有不同未必懸殊若是且如書序之出伏壁秦誓之出民間此在兩漢具有明文何嘗盡出孔壁乎

一武成篇亡於劉歆歆所引之武成嘉禾皆歆之僞作也近人因歆立毛詩周禮古文尚書左氏春秋遂謂歆所引書皆孔壁眞古文又因古文尚書五十八篇鄭君注云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遂謂漢志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注云五十七篇卽因武成篇亡於建武也淇以爲非是按歆父劉向奉命校中祕書其著於別錄者尙云五十八篇同時桓譚作新論亦云尙書舊有四十五卷五十八篇七略也帝家典籍何等尊嚴何以歆掌祕書時忽亡此卷既云亡矣何以歆作三統厤又引武成篇文以此推勘是武成一篇實亡於歆因歆作三統厤與此篇之說尤多違忤乃滅去之而別撰僞武成文以實其術恐眞書流傳將發其覆無以自解故滅去此篇使無能證己也後漢書謂儒術之衰有貨定蘭臺秦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歆則不惟更定之并其全篇皆亡去之矣今考所撰僞武成文大半皆逸書世俘篇語但移易改厠欲使隱爲己證耳然則新莽建立古文時此篇已被劉歆徹去頒於學者僅五十七篇故載於七略者止有此數又故於經文之說誤作四十六卷遺惑後人此皆其作僞之迹欲蓋彌章者也不然建武去新莽十餘年耳古文之立已將二十年傳習者幾

徧天下縱使罹於兵火士必有能口誦者何乃獨亡此篇且嘉禾畢命古文皆無歆何所憑獨得其說豈周公之聖竟如新莽之稱假王稱天子耶凡此皆劉歆僞撰古書之故智莽之亂歆實成之又嘗改名爲秀希冀非常豈得因其人面而說詩書遂掩其逆迹哉

一東漢古文書皆淵源孔氏止傳經文二十九篇序一篇者有故也西漢之末傳古文者二一爲弟子之授受一卽中祕古文書王莽時建立於學者也莽時所立止五十七篇此時爲博士者卽六傳之弟子塗惲以劉歆之附莽言聽計從三統厤法又奉行於時塗氏雖有武成必不敢出以示人證其僞以攖歆忌故塗氏亦以此貴顯然則弟子之所傳與學宮之所建時已合爲一矣桑欽賈徽及太常弟子皆受學於惲更始之際天下兵亂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杜林衛宏等繼踵而至於是立五經博士尚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五年又修起太學稽式古典莽所立之古文悉皆廢黜至章帝時因賈逵之言始復選高才生受古文學此孔氏古文書所以得傳於後世也袁氏漢紀謂杜林嘗得泰書古文尚書後以授衛宏徐兆許沖進說文表謂建武時衛宏校定古文經典釋文史記正義竝引衛宏詔定古文尚書范氏後漢書謂衛宏從杜林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又謂賈逵父徽受尚書於塗惲卽塗惲逵傳父業嘗與班固共典祕書後言於帝選高才生受諸古文學古文遂行於世又謂馬融典校祕書十年不得調注尚書又謂鄭玄從東郡張恭受古文尚書又云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遂顯於世據此諸說是

東漢之傳古文者皆出塗氏其文字則定於衞氏學士之遁逃林薮即新莽時太常弟子也杜氏所得之黍書即學士之受於塗氏懷挾而遁逃者也賈氏之學范書明云出於杜林東京之中祕古文舊說皆云衞宏所定是賈逵班固孔僖馬融等所見之中祕書即此是也章帝後既行古文則蓋豫張恭祖等所傳之古文書即杜賈衞徐及高才生之傳述也杜賈之學同出於塗而杜氏先以黍書行世賈又考於衞氏所定之中祕書以授高才生范書謂衞賈馬鄭皆傳杜氏學溯而上之其實皆出於孔氏也諸儒既同傳孔學而所傳止及今文所有者此因光武黜王莽之學尚書止立今文三家當時必因假王莊政三統厤法等文頗疑逸篇多僞故衞氏之定官書賈氏之授高才止及此數餘悉逸之猶之光武最重緯讖而王莽時新出之緯讖亦必盡黜之也漢時功令最嚴諸非令甲所載者不得引以明事故逸篇十五好古家雖或傳之諸儒不爲解釋止謂之逸書釋文正義因此遂謂十六篇爲僞書又謂馬鄭所注皆是今文非孔學謬矣

一古文逸篇晉初雖存而王肅皇甫謐所引之逸文可疑也按衞宏作古文尚書訓旨篇數與賈馬鄭氏悉同其逸篇逸文止流傳好古之家故鄭注古文書引允征伊訓鄭志載趙商問答引周官此猶之史記殷本紀引湯征湯誥也此無可疑者也王肅僞家語正論篇引夏書之文而今失厥道句與枚書同與左傳異皇甫氏作帝王世紀直引作五子之歌其文全同枚本又引虺之誥文與枚書亦符隋書經籍志謂晉時祕府存有古文尚書經文謐嘗從武帝借書容或得見然逸篇之文兩漢諸儒

竝未之見何以忽存祕府豈孔氏古文竟有異本耶謂此竟是古書逸文何以五子之歌忽缺一句又改易數字與左傳所引者迥殊不復以韻相協耶王肅家語後序及孔叢子書其說與僞傳全符豈序出後人依託非肅手筆耶肅注家語謂亂其紀綱是夏桀注左傳此文又謂是太康釋文正義因肅注尚書多與僞傳同疑肅見孔傳而祕之近人更其說謂是僞傳竊肅注而襲之也今按僞傳於地理事實多從世紀其與鄭氏異義者多是王注正恐枚氏所上卽是王氏作俑僞撰數篇數語於前雜藏祕府士安不察誤以爲古書逸文入於世紀而枚氏等又續成之竝作僞孔傳孔叢子及古文傳授之說以證明之耳夫以士安之高尙斷非作僞之人卽王子雍之爲人較之劉歆亦判然大異特因肅性嗜榮貴好下佞己旣作聖證論顯與鄭氏爲難爲孫叔然所駁又作僞家語及古文逸篇隱與鄭氏爲難如廟制一篇與枚書七世之廟正是一類此等皆肅之僞撰以欺惑後人者矣

一書序出伏壁非出孔壁也僞傳及孔叢子皆謂序出孔壁近人從之以盤庚序將治亳殷東晳引孔壁古文作將始宅殷爲證惟朱氏宋氏從漢以前舊說謂序出伏壁故漢儒以經文二十八篇擬列宿其一蓋書序也猶漢志周書七十一篇其一亦書序也今按兩漢說古文者皆云增多於今文十六篇卽馬鄭書注稱爲逸篇孔氏正義指爲僞書者是其目具在無所謂書序也王充論衡云或說尙書二十九篇法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斗矣蓋序文統攝百篇北斗環建列宿星不止於四七而人用者止此書不止於二十八而見存者止此其取譬

可謂精確而王充乃非之未爲當矣且揚子雲班孟堅皆習今文者而法言神道篇漢書藝文志竝言書有百篇序此尤可相證不然漢之中興黜王莽所立之古文不建於學故逸篇十六不行於時使書序果是古文世宗必竝黜之何以此篇獨流傳耶此可知書序實出伏壁非出孔壁東氏所云孔壁古文謂孔氏以壁中古文所錄之書序也亦非謂序出孔壁矣

詩

詩有體律定於樂正

言之成文而合律者爲詩識其文而肄之覆之爲誦因事而誦之爲諷長言以誦之爲詠詠而搖曳之爲謠琴瑟以詠之爲歌播之管弦被之金石焉爲樂樂之歌詞舞曲皆詩也詩有六體土音爲風正聲爲雅正聲之可歌可奏於郊廟者爲頌風之中有雅頌焉雅之中有大小焉風雅之中有正變焉風雅頌之中皆有入樂不入樂者焉此皆音與器之度數離合鉅細正越有以定之雖詩之不入樂者亦皆諧於絲肉而可歌故墨子曰誦詩三百歌詩三百絃詩三百舞詩三百史記曰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雅頌之音蓋合者其入樂者也不合者其僅可絃歌者也此三者詩之大凡賦與比興則人之感以成詩者有此三體焉古制公卿至於列士獻詩天子巡狩則邦國之大師陳詩皆大司樂論定之以著其素其諧於音律者付於樂師以教國子否則去之書傳之余謠大謠中謠小謠即古之音調晳陽南陽初慮朱干苓落歸來即虞舜時列國之風招雍肆夏敎成大唐卿雲即韶之樂章樂歌也周制於巡狩之九歲屬瞽史聽聲音亦陳詩之制蓋大行人屬之大司樂聽之

以定其去取與有虞同制也漢書食貨志杜預左傳注以道人之循路爲采詩此則誤耳

春秋

三傳

三傳優劣終以劉子駿左氏親見公穀傳聞之說爲確左氏不惟親見夫子筆削並親見諸國史記故其書原委悉具雖經所不載或詳備其說非若公穀之依文爲訓憑空作斷也公穀不惟未見夫子及諸國史記其傳亦並非二子所著故雜引北宮子司馬子女子魯子會子高子沈子尸子及公羊子穀梁子之說其爲後儒所述甚明以秦漢人之傳聞較左氏之親見其孰得孰失此不待智者始辨故世無公穀讀左傳而春秋之義可十得六七世無左氏讀公穀二傳雖其義亦可推測而其事則十存二三且疑信無從考質矣漢代左氏學初未得立董江都劉子政諸儒表章二傳至以之決事治獄故取重於時先入者主之此實左氏之不幸

禮

經禮三百

鄭君禮器注謂經禮三百即周禮三百六十官傳瓚漢書注謂周禮三百是官名經禮謂冠昏吉凶朱子從傅說故儀禮經傳通解以周禮附於後洪案禮生於太一即天理也以心理言之是爲秉彝以事理言之是即國法子告顏淵曰克己復禮又曰夏禮吾能言之殷禮吾能言之吾學周禮今用之此禮字皆不專指五禮言五禮掌於宗伯不下於庶人即儀禮是也三代之治法必於庶人加詳故設官分職皆曰以爲民極即周禮是也

周禮凡詔嬖諫惡無微不詳且人人設之教以正其行實聖功王道之大綱大紀大學中庸二篇最爲世重實亦禮家之言中庸言性道大學言明德即司徒司樂等官教人之法聖人告顏子克己以復之者二篇又皆言平天下而大學尤詳絜矩以同好惡在用人理財其事莫詳於治典教典而儀禮皆未之及然則經禮三百當從鄭即夫子所學所從者是也儀禮乃六典之一端六藝之一事掌於宗伯而藏於瞽宗者春官之有儀禮猶夏官政典之有司馬法冬官事典之有考工記也則儀禮之爲曲禮威儀甚明左傳曰是儀也非禮也此古人經曲之辨矣蓋禮有經有儀有記有義有說有容統明德新民而立之制謂之經漢書藝文志古周官經六篇今所傳之五篇是也凡一代之大經大法悉於是乎具詳五禮之品節而等差之謂之儀古儀禮五十六篇今所傳之十七篇是也凡禮事之等威曲折儀容辭令悉於是乎具補經禮儀禮所未及通異代而廣言之謂之記古記百三十一篇劉向增爲二百十四篇今儀禮諸記及大小戴所傳夏小正五帝德遷廟公冠王制月令明堂祭法等篇是也凡前代之差異後代之變更悉於是乎具推原禮之所由起而因以著其所以然謂之義舊在二百十四篇內今儀禮及大小戴所傳諸義篇及禮運禮器大學中庸等篇是也凡因革損益從違得失之禮悉於是乎具嫻其儀而不必通其義謂之容叔孫通爲緜蕞以習禮徐生善爲頌是也釋其義而不必習其事謂之說漢志所載傳說奏議及諸家注疏是也經與儀皆作於周公而孔子訂之記與義皆傳於孔子而門人述之習禮樹下患難不忘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門人七十皆身通六藝曾

子卜子尤能詳其義子張子游尤能辨其儀是容與說亦著於聖門漢以後乃分而肄之也李唐以降有善爲說無善爲容者矣

大小戴

后倉傳禮作曲臺記數萬言以授二戴二戴各采取古籍說之延君傳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次君傳四十九篇謂之小戴記鄭康成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戴聖傳記四十九篇是也此皆在宣帝之世漢儒如馬融盧植鄭康成皆嘗注小戴記而大戴之學遂微魏晉以降或止傳三十九篇故晉陳卲周官論序曰戴德刪古記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戴聖又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見經典釋文隋書經籍志從其說謂劉向別錄古記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共繁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漢末馬融益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合四十九篇鄭玄爲之注釋玄又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禮記同此不可謂之小戴記淇案二戴記禮並在劉向校書前別錄之四十九篇實卽小戴記偶未標題姓氏耳別錄成於漢哀帝之世戴氏在甘露間已竝爲博士論於石渠則延君無從刪劉氏之書玄君亦必非刪延君之記且二書之同者如投壺哀公問並不在逸篇中其逸篇如王度記見曲禮正義辨名記見魏風詩譜疏法篇見沈約謚法序及通典通志玉海禘于太廟篇見少牢饋食疏及經疏史注所引大戴逸文竟絕無與小戴同者則大戴記之逸篇四十六非卽小戴記可知別錄之篇次既與小戴記同橋仁親受業於玄君漢書稱其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成帝時爲大鴻臚見後書橋玄傳則月令樂記等篇非馬氏所附益甚著論序釋文忘其世

次之後先隋書又附會陳說未之考耳曹褒傳慶氏禮大戴授琅邪徐良游卿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俱家世傳業見前亦四十九篇漢書儒林傳後書稱橋著章句四十九篇至漢魏之際尤盛大戴之學無表見者劉熙謚法注二卷隋書經籍志附於大戴記下蓋謚法本大戴記中篇名劉氏嘗注此一篇耳白虎通引禮記謚法即大戴記之逸文後北周盧辨景宣始注大戴記亦未能詳備明人朱氏授經圖焦氏經籍志皆有大戴禮橋記八卷注云橋仁著此因橋立傳誤謂仁從同郡戴德學故附會爲此實僞書也漢以來書目不載季卿止從次君學未嘗從延君學橋玄傳德字乃聖之誤耳大戴原書八十五篇晉代已殘缺據陳邵之說是晉時傳三十六篇據隋書之說是隋時傳三十九篇史記索隱云存三十八篇韓元吉序引崇文總目云存十卷三十五篇玉海引總目云一本作三十三篇又引書目云存四十篇其篇始三十九此是中興書目郡齋讀書志云十三卷四十篇其篇目自三十九篇始無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兩七十四洪案郡齋之說卷數與隋唐書合今所傳崇文總目亦云大戴禮記十三卷篇次之缺與書目韓序皆合即今之傳本也然玉藻疏稱五經異義引此書明堂篇說謂之盛德記是此書止傳三十九篇後人誤分盛德記爲二篇也且詩禮正義文選注漢書注通典通志所引大戴記文如王度記辨名記三正記儀禮疏引大戴禮云卿大夫之著五尺據白虎通引三正記文同此謚法篇祭法篇皮日休有補大戴禮記祭法篇文禘于太廟篇及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發等文今本皆不載豈隋唐時篇之殘缺者猶傳於世而可舉歟抑古本文多於此後因殘脫乃多分其目當之歟詩正義曰大戴禮記殘缺之書文多假託是古人嘗疑之矣今考

其書多與古籍同文其言醇而不駁韓序稱其採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雜言禮樂之辨器數之詳必有自來蓋信乎有不可沒者此古人所以列之爲十四經歟

論語

五家

漢志載論語魯二十篇有傳十九篇有說夏侯勝張禹皆二十一篇王駿二十篇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有說二十九篇無傳古二十一篇兩子張出孔子屋壁無傳無說此卽何氏敘文所言三家也古論語有孔安國訓二十一卷見家語後序論語集解漢志不載者班氏本於七略此劉歆之誤也三家外漢志有燕傳說三卷燕與齊魯字一例蓋失其本經僅存傳說也又王充論衡曰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並齊魯河閒九篇共三十篇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失齊魯河閒九篇見正說篇據此是魯齊古燕外又有河閒論語充時惟魯論頗行故齊論增多之二篇及河閒七篇皆佚

三家諸儒之異

漢初論語齊魯專行自張禹以夏侯氏之魯論爲本又采取齊論之善者從之包氏周氏爲之訓解於是齊之說合於魯如冕衣裳見冕者等句釋文謂魯作絻古作弁然則今書冕字卽張之采取於齊而後人從之者已自鄭康成以包周所注之張論爲本而以孔馬所注之古論正之於是古之說亦合於魯蓋讀正者五十事今見於釋文者二十六皆是以古正魯惟冕字改從弁此則正齊之事較然可考者舊謂鄭以齊古正魯非是張氏取正於齊鄭氏取正於古耳今書如不知命一章已而已而

二句車中不內顧一句及傳不習乎五十以學易下如授鄉人
讎君賜生仍舊貫等二十餘事皆鄭之采取於古而後人從之
者也曹魏之世陳羣王肅周生烈何晏並匯衆說各爲注解而
周齊之際鄭學獨行李唐時乃專用何氏集解如先生餞詠而
饋問主絕粮直弓謗人封內侏張之類何皆易之如今本此即
何之異於鄭者也然開元變隸古爲隸楷後唐變石刻爲板行
端拱中邢昺作義疏南渡後朱子作集注雖皆本宗何氏而文
字義說多有改易如患不知也我三人行予有亂十人朝服立
于阼不弛其親出內之吝此皆何書之校正於唐初者也漢書
敘傳注李善文選注引子樂下俱有曰字何書以孝乎惟孝雖
疏食菜羹瓜爲句而爲力取材三歸草創與朱子之說亦殊此
何書之改易於兩宋者也故今書之篇次仍是魯論而章句文

字實參取齊古及諸儒之說

孟子

尊孟

兩漢之世尊孟子者始於文帝其後則司馬子長揚子雲趙邠
卿皆於孟子書卓有所見文帝立傳記博士論語孝經爾雅孟
子同列於學武帝時雖罷之而諸經通義猶得引以明事謂之
博文然則孟子之頒於學宮不自趙宋始也太史公爲孟子作
傳數與孔子並稱以荀子騶子之屬附之揚子法言曰古者楊
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又曰孟子勇於義而果於德不
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趙邠卿以孟子爲命世亞聖之大才
此可謂知孟子者矣然七篇之書義醇而辭不盡正不善讀者
或阿其所好而見理反以不眞或故爲攻擊而轉失孟子之義

惟趙氏題辭於孟子書獨得旨趣故曰其書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以獨至其說詩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殆欲使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邵卿此言其見識之超越眞切獨有千古讀孟子書者必當奉此言爲準的方見得孟子救世之心

古書惟紀年與孟子合

考訂古人之書及其事必仍取書與人之同時者證之其言始確司馬温公疑孟子者也然資治通鑑一書於齊人伐燕之事盎移易齊君之年以從孟子不從史記於梁惠改元之事盎據荀勗和嶠之說從竹書紀年亦不從史記蓋孟子身自著書垂於後世紀年即魏襄王史臣所記錄者戰國之事皆所目擊史遷當漢武之世去孟子已二百年其時竹書未出年表世家列傳所言戰國事止據短長國事等書傳聞之與親見其孰爲可信此不待智者始能辨矣然則考戰國之事者惟當取信於孟子證孟子書中之言與事惟當取信於孟子同時人之書鄒愼諸子書或不傳傳或不錄皆無可徵兩晉以降惟戰國策及竹書紀年與七篇相爲表裏但國策非出一手人各異詞且篇無年月競尙游辭難以取審紀年自五代以來雖頗殘缺而李唐以前諸書稱引者猶可推循洪嘗校輯此書九年成帙頗復舊觀周敬王以上事與經傳多符元王以後與孟子書尤爲符合蓋魏史與孟子同時事皆親見故言之若合符節然則考訂孟子書者惟當取證於竹書而參以高誘所注戰國策札可也

孝經

古今文

尙書孝經古今文皆聚訟不已余謂尙書不可不辨因增多之數倍於今文使僞者亂之其貽誤不止於學術孝經可以不辨因增多者止一章於齊家治國之道尙有裨益其餘止文辭之詳略章句之異同於實義無所增損也漢志載今文十八章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各有說一卷其經文皆同古文孔氏一篇止有經無說下引劉向云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爲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又云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蓋劉氏班氏皆以古文爲愈也其所多者不標章名隋書經籍志始云劉向以顏芝本校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又云長孫氏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此則隋志之誤也按漢書藝文志本之劉歆劉歆七略本之劉向漢志明引劉向之言古文凡二十二章今文四家經文皆同是長孫氏未嘗多閨門一章劉向亦未嘗并古文爲十八章也蓋孔氏止傳經文並無傳說故許冲上說文表云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議郎衞宏所校皆曰傳官無其說是兩漢時祕閣所藏止有古文經二十二章無所謂孔氏傳明矣謂孔氏有孝經傳三篇者自王肅家語後序始宋荀昶作集注始稱引之而劉之七略阮之七錄皆弗之載隋志乃又云孔氏傳一卷然則古文二十二章無可疑可疑者孔氏之傳耳古文之多者是否卽閨門一章不可知可知者其二十一章與今文皆同惟字讀之詳略互有差異耳司馬貞因孔傳而並疑經文劉知幾因經文而並信孔傳均之失也唐明皇制旨用今文司馬溫公指解用古文皆不失敎孝之義朱子刪古文二百二十三字吳幼清刪古文二百四十六字不今不古與劉陶之中文尙書同余謂古書

流傳經千百載轉鈔覆寫難免乖訛誠有眞知確證取而訂之可也而竟刪之不如仍舊貫之善

爾雅

十九篇是周公所定

漢志孝經類有爾雅三卷二十篇因是小學之始故附於孝經漢儒各注見七錄隋志經典釋文者有卷數無篇數郭氏所注止十九篇與漢志之數不符說文引爾雅云鬾薄也王肅周官注引爾雅云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者謂之槼槼方六寸史記集解引爾雅云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今此文皆見小爾雅豈古時小爾雅一篇亦附於爾雅並行故漢志云二十篇諸家引之即並稱爲爾雅歟漢文帝時爾雅已立博士故武帝時犍爲舍人爲之注解終軍亦以鼷鼠受賜

張揖葛洪俱謂爾雅作於周公後人足之揚子雲鄭康成謂是孔子門徒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二說不同按古禮子生六年教之數與方名數即十等之數方者版也名即字也所謂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即周官保氏六書之教也小學之教既立於周公則爾雅之作亦始於周公此無可疑者但初止一篇其目十九游夏之徒更增益之分爲三卷尸佼孔鮒又復廣之至漢初叔孫通定禮乃取尸子之說散入各篇又以孔鮒一篇附於其後此爾雅二十篇所由稱也

竹書紀年義證自序

洪幼讀孟子書至西喪地于秦南辱于楚疑集註與史記不合商子名垣曰朱子從竹書紀年史記誤以惠之後元爲襄王世也取通鑑考異示之由是余始知紀年購得之而苦無善本稍後

讀齊人伐燕疑史記尤甚商子曰此事千餘年未有定論司馬公資治通鑑呂東萊大事記國朝閻百詩札記皆移易年歲牽合無足據姑闕之可也既退心常耿耿謂安有古人事而載籍中竟無可考驗者既長讀司馬禎史記索隱引紀年有云梁惠王後元十三年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十五年齊威王薨乃狂喜曰得之矣威於是年薨則宣于明年立下距伐燕僅七年此其爲宣王復何疑乎取向所購吳琯何允中諸本閱之皆不載由是齊人伐燕之疑釋而苦紀年之無善本抑又甚考紀年原書十三卷始黃帝終今王周宣王後用晉魏之年紀事其見于荀勗和嶠杜預郭璞及宋魏隋唐人著述者無異辭非如今之二卷終紀周年也宋史載竹書三卷太平御覽引之已有幽王八年隱王二年等文然則今之所傳其宋本之殘缺者歟然史記集解引三代歷年之數隋唐厤志引帝堯元年丙子周武王十一年庚寅與今本顧不異是此二卷者雖殘缺而五子六甲猶是竹書之舊特東周以後事多脫誤耳更後讀嘉禾徐圃臣天元厤理其言三正者甚詳辨歷代歲差之說交食之限者亦甚悉而其證則取於紀年余潛心兩歲餘即以其法推之乃帝堯以來甲子朔食無不符驗由是余之信紀年也愈篤苦紀年之無善本而欲爲之釐訂也亦愈誠辛酉仲秋後取載籍中凡稱引紀年者匯而錄之以校世之傳本正其訛補其缺周宣王後仍紀晉魏之年考訂者凡三百餘事依世分次釐爲六卷又爲辨誤一卷考證一卷唐虞以來及戰國年表一卷周末之事乃燦然略備閱五年書成以之推驗古事凡書在秦火以前者無不符合于是更作義證四十卷天象地形圖各一

卷系譜二卷凡正經史之疑義舊說之違誤者又五百餘事由是觀之紀年豈非信史哉其所紀甲子事實有關于人世者甚重有益于學術者甚宏蓋不惟于孟子書有合已也而即以合于孟子論紀年亦豈非信史哉嘉慶十五年冬通州雷學淇述

附錄

先生昆季八人皆登科舉承家學父宗彝先生當道光初詔臣民嚴冠服之辨因著古今服緯一書申古義抑奢侈年已高口授諸子學濤學汾編之而屬先生爲之注釋數年始成父年九十世比之伏生傳經云（錢泰吉曝書雜記）

先生自言讀書四十餘年著述一遵古經傳箋注疏取舍多殊非敢訾議前賢期於事理之合云爾（九經古義自序）

李越縵曰先生治竹書紀年精確在陳逢衡諸家之上（越縵堂日記）

以上直隸

清儒學案卷一百九十五終